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整理)

四世同堂

中國四代作家簡論

今年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成立的十五周年。中心早前舉行研討會，邀請了海內外一眾著名學者一同回顧與前瞻中國文化的教學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陳思和教授針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和現況，分析了四代最活躍的作家群體在當前文學領域的創作特點。

文學與時代的關係

陳思和教授表示，為了方便表述，他根據作家的出生年齡段，把他們分為「50後」、「60後」、「70後」及「80後」四代作一簡論。雖然這樣的劃分不能涵蓋每個作家的具體性，很容易抹殺了作家的個人性和獨特性，難免有粗疏、籠統之嫌，但卻能把文學創作與作家的出生年代、成長環境等掛勾，找出作家的群體創作與時代的關係。十九世紀法國文學批評家泰納 (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 提出著名的藝術生成的「三要素」，便已經指出了「種族、環境和時代」對於藝術形成的重要性。泰納認為，藝術是記錄人類心理的文獻，而人類心理的形成又離不開客觀的外在條件，所以，藝術創作的審美風格及其發展趨向，是由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力量所決定的。文學也不例外。

「50後」的代表作家有賈平凹、莫言、王安憶、張承志、張煒、韓少功、史鐵生、閻連科等。這群作家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他們大多數在年輕時都經過上山下鄉或其他社會實踐，獲得了與原來生活經驗不一樣的經驗，並在70至80年代時由農村、社會底層的民間生活直接進入高校學習，或者開始寫作。這一代人的創作生涯基本上沒有受到太多的壓抑，「傷痕文學」階段讓他們進入主流文學，而從「尋根文學」開始，他們在民間亦尋找了自身的立足點；90年代以後，他們逐漸擺脫了體制帶給他們的負面因素，順利轉向民間，重新調整了創作的美學與理想的追求。他們幾乎都在體制內生存，但立足於民間的創作空間，並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時代的批判精神。這種有利的外部環境使他們的創作日臻精湛，在新世紀十年中完成了其獨特的藝術風格。

相比之下，以新生代為標記的「60後」（主要是指60年中後期出生者）作家就沒有類似的先天條件和後天環境。上世紀60年代是一個交替著大饑荒和大動亂的年代，人心惶惶，生育成了死亡的替代品，先天條件本身十分惡劣。不過，80年代末發生的政治風波迫使他們反思自身，因此他們很容易再前進一步，從體制的束縛中擺脫出來，帶著樂觀主義的精神邁向市場經濟，這亦是這一代作家最初的創作背景和創作動力。但由於他們過於年輕樂觀，看輕了市場經濟體制本身擁有的戕害文學藝術自由發展的不利因素，在90年代以後又不得不返回體制之中。

「70後」作家的出生環境與60年代相比，還談不上過甚惡劣與危險，但是他們遇到了一個極為沉悶的年代。這一代作

家不但不忌諱體制，還會主動適應體制，利用體制的資源。經濟的壓力直逼他們的現實生活，急功近利的現實主義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的主要寫作形態。縱觀70後作家的創作，主要環繞現實生活的細節和日常瑣事，那是因為他們對於新世紀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下人性的變異、人文精神在危機中的追求和想像等，能夠切身感受和自覺的意識，因此作品中少有能觸及靈魂的表達。

最後，「80後」作家出生於物質較豐富的年代。中國實行開放政策，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質不斷流入，並受到民眾的歡迎。而他們受教育和寫作的年代，亦正是網路和新媒體文化興起的時代。在全球化之下，傳統的教育體制和文化體制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80後作家的形成，起源於上海一家文藝刊物《萌芽》雜誌和全國一批名牌高校連袂舉辦「新概念」作文大賽。這個大賽的宗旨，是以培養和鼓勵未來作家的想像力為旗號，旨在糾正中學教學中僵化死板的應試教育，因此它一開始就受到了中學生的普遍追捧。80後作家中的代表如韓寒，就是在這種普遍的青春騷動中被媒體培養成反體制的「新英雄」。他們大多數是體制外的作家，活躍在新媒體的各種領域中，其創作帶有對主流文學的反叛。他們也主張透過互聯網等新媒體，直接與市場及讀者交流，這與傳統作家的創作模式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結語

陳思和教授重申，時代對於文學具有巨大的塑造力量。而以被關注的程度而言，如果把50後作家在當代的文學創作看作是主流寫作的高峰，把80後的新銳寫作看作是又一個新媒體時代的時尚寫作的高峰，那麼70後作家在兩者之間就形成了一個低谷，是被遮蔽的一代。另一方面，80後作家雖然遇到了較好的寫作環境，但是他們無論如何都回不到50後作家所達到的主流文學高峰了；他們將推動著新興的媒體寫作，開創新的、符合這個時代之風的文學高峰。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陳思和教授。

五欄閒話

文：吳翼民

混堂舊事

江南人稱浴室、澡堂為「混堂」。「混堂」稱謂很是形象，空氣渾濁濁的，池子裡的水也渾濁濁的。老一輩浴客就喜歡這樣的環境，空氣渾濁，就是熱霧蒸騰，暖和；池水渾濁，這水就是「軟水」，沐之不傷元氣，反之，如果池水太清，就是「硬水」，沐之傷元氣的。江南人把沐浴叫做「水包皮」，把喫茶叫做「皮包水」。上畫「皮包水」，下畫「水包皮」才是最愜意的享受。

江南人又把洗澡叫做「擣混堂」，不是光洗個澡就了事，而是要如母雞抱窩般「擣」上好一段時辰，——洗澡時要享受搓背服務，由着搓背師傅上下其手，像給豬刮毛樣把周身上下角角落落小囊核狀的污垢悉悉索索搓下來。好的搓背師傅像「金龍盤柱」一樣一會兒就把你全身搓遍，為顯示其成就，多半還集中起那污垢給你看看。這時的你，全身像蠟了層皮樣的通紅，辣豁豁的痛快；浴客洗澡後便臥榻休息，一邊啣着鹹鹹的茶，一邊享受打腳和捶腿的服務。打腳師傅就着燈光在你的腳上施展技能，閃亮的打腳刀「刷刷刷」飛快舞動，你腳上鱗結的老皮和灰趾甲便「刷刷刷」飛濺，有「天女散花」之美狀。畢，你的腳如卸了層殼一般輕快；再來個捶腿吧，捶腿師傅也不示弱，或虛掌或松拳在你的大腿小腿上有節奏地拍擊，拍擊出陣陣的「肉響」，時而如驟雨急下，時而若策馬緩行，時而如檀板輕敲，裡面若鼓槌勁播，那聲音是混堂裡最動聽者。混堂裡還有動聽的聲音便是有人在池子裡唱的詠唱了，池子間穹形的屋頂如歌劇院穹頂和從前戲院舞台的螺旋式穹頂藻井，有放大音響之功效，再加上池子裡蒸騰的熱霧，浴客的發聲都被放大放渾厚了，「老生小生」一統兒都變成了「紅淨黑頭」。所以筆者童年時特愛在混堂歌唱，一唱就偶爾轉化為美聲啦，真過癮！不過，這只能偶爾為之，要不然定會招來其他浴客的白眼，有的老浴客正小心翼翼地攪攪在焦池（水特別燙的小池）燙腳殺癢，冷不丁會因你的吼唱而「失足」燙傷了腳背。

從前混堂的師傅都傳統而到。休息廳裡哪有什麼衣櫃？浴客脫下的衣裳皆由跑堂的利索又掛到了臥榻的上方，衣服褲子一大堆的，三下兩下就讓跑堂的一水滑的桿叉又到了櫟上。抬頭一看，居然掛得一崩齊整。待你浴罷了、休息足

了，一聲招呼，跑堂的立即過來把衣裳放下，從來不會發生張冠李戴的差錯，更休說有失竊的事兒發生了。跑堂的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機靈，除了為浴客叉上叉下衣裳，遞把熱毛巾、續杯水的，都有求必應。比方說你剛出浴，他們必定會幾把熱毛巾把你周身上擦個乾乾，然後就用兩條大浴巾在你身上一兜一圍，遮了羞處、擋了風寒。當你躺上臥榻，不時會收到飛來的熱毛巾揩拭。跑堂的都練就了飛毛巾的真功夫，幾丈開外，一個忽哨，毛巾就刷然飛來了，那毛巾在空中飛旋着，煞是好看，有時兩條毛巾一齊飛舞，會準確降落到兩位浴客的身邊。這絕活是勝過如今「二人轉」的表演呢。

從前一些有特色的混堂除了可以泡茶選供應小喫茶食和熱爐點心，茶自然釀成的殺渴，正應了浴客沐浴大量出汗之需。光喫茶是不夠的，就有瓜子花生五香豆之類的茶食，更有熱爐蟹殼黃、（一種形同蟹殼的小油酥燒餅）甚至生煎饅頭（包子）應景。當然，應浴客之需，混堂的跑堂也會到附近的點心店叫上一碗雙澆麵（兩樣澆頭的湯麵）或兩麵黃（油炸的花色麵點，抑或湯團、餛飩之類。沐浴消耗巨大，正需要添加些吃食呢。那時，我們小孩子特喜歡隨家長進混堂沐浴就看了美味的茶食點心。

從前的混堂是男人享受的天堂，偶爾也會有女性涉足，但只限於年幼的女孩。經常有女孩會隨着父親進混堂沐浴的，我們男孩覺得怪怪的，會羞着迴避，會背後議論那女孩不要臉皮。不過有的女孩對此置若罔聞，比如我有個鄰居女孩，其父親就是開混堂的，她每天都會在浴客進來沐浴之前到池子裡泡一泡，一直泡到出嫁。此事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據說，女子泡過的水「陰陽調和」，是最好的池水，會讓浴客格外歡迎。我們都叫她「混堂千金」。



江南人稱浴室、澡堂為「混堂」。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心靈驛站

文：陸蘇

鄉下的草

小時候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打豬草。非得要豬們「牙好胃口就好身體倍棒」，才能保證我們過年有肉吃、有花布新衣穿。切身利益高於一切指令，上學路過我也不會忘記給豬們捎點零食。

可憐了鄉下的草。我們像電影裡的偵查員似地密切監視著草們的長勢，一空不空地持籃提刀巡邏在根據地上，那草大多來不及長大就夭折在我們的快鐮下。

不知是草們營養不良影響生長，還是心情不好集體罷工，拒絕和我們的養豬計劃合作，後來豬草越來越少，滿村滿畝轉悠半天，割來的草也蓋不住籃底。我們這打豬草軍只好遠征到別的村去。可別的村裡情形也差不多，他們的豬也在欄內叫囂、呼嚕着美味的草。那年的豬都長成了非常骨感的瘦肉型，炸排骨都不用費力剔肉，那年的過年新衣自然是沒有穿上。

現在的鄉下，草長得比莊稼好。草們美麗了畫片，優美了詩行，甚至潛入了曾經稻浪滾滾現在卻圍起來打算開闢的良田，長成了僅供觀賞的貴族似的荒地風光。

如今，羊兒大多在圖片上謀職，專供嬰幼兒啟蒙指認，吃的自然是圖片上的草；牛兒也搞活了，專替外賓拉車開道遊覽農家新貌，很少有空親自到草地上走走了；豬們口味也變了，吃的是高級速效的「化學飼



現在的鄉下，草長得比莊稼好。網上圖片

料」。那些和我們打豬草時年齡相仿的小孩，天天新衣，放學後一邊看着動畫片，一邊不耐煩地聽大人嘮叨「多吃素菜，才長得好」，他們還會指着小麥問我：「那是什麼草？」

不知道那鄉下的草知不知道如今這世道不一樣了，也不知道草們有沒有覺得寂寞想要改行。

反正那草是長得愈來愈好，長出了深藏而乍現的銳利光芒。

文：星池

試筆

真我

收拾房間，瞥見凌亂的抽屜一隅，露出了蔚藍色的書角。好奇地撥開上面的零碎物件，把它抽出來看，原來是中學時的《畢業同學錄》。

隨心翻閱，對記載的名字、情景或甚是自己曾寫的一段感想，覺得既陌生又熟悉。也許，記憶頗易變質或悄悄流逝，偶爾錯了時間、顏色及輪廓，回憶往往稍經處理，無意之間選擇記下事情的某些部分。一張照片、一篇日記或如此刻手上的同學錄，助人尋回昔日的經歷及感受。

細閱當年親筆的文字，恍若與往昔的自己見面。

「整個中學生涯，經歷不少喜怒哀樂的事情，總算沒有白過。其中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結識了一班好同學、好朋友，雖然是老生常談，但要說句，這生也

不會忘記你們。將來，即使我們的友誼變了質，逐漸疏離，但我們均曾經付出心血及時間，不管怎樣，此段友情已印證於某一時空，存在於彼此的心坎，即使數十年後，我們仍能憶及它、感受它，這是恆久不變的。

藉此感謝身邊好友，能包容我的缺點，接受『真』的我，一個不用扭曲自我去取悅別人的自己。若你們只喜愛一個虛假的軀殼，我寧可沒有朋友。」

慶幸，當年必定結識到不少好友，才可記下這篇感言，相信友情不會消失。凝視《同學錄》中的照片，不少望着臉龐也無法吐出名稱的同學，感覺模糊，數名同窗好友卻仍印在心上，往事在腦海不停湧現。

最終，看畢了整本《同學錄》。感慨有同學敷衍了事，浪費這個留言的地方，更對有人藉氣地以文字遊戲來藉故攻擊他人，覺得可笑。欣喜當時我有認真撰文，像留給現時自己的一封信。保持真我，才是最快樂，得到的友情亦最真實。

浮城誌

文：陶琦

阿狗

人生中的許多景象，一如月明星稀的夏夜，隨清風輕掠而過的一隻螢火蟲，在輕輕閃耀了一絲光芒之後，不留下任何痕跡。然而，也有些片段，如一張張黑白照片，雖然隨着時間的推移流逝，已然泛黃褪色，但每每當懷然回首，依然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其中的鮮活，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我所處的城市是木材的集散地，交通的樞紐，水運比較發達。我幼時，家就住在航運碼頭附近，每天都會看到有很多木排、竹排從上游順流而至，各種各樣的貨物在碼頭裝載或起岸，還有很多的乘客從這裡登上客輪，前往下游各地。

在生活水平普遍很低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印象中的尋常百姓人家，比較好過的有兩種人：一是打鐵的鐵匠，另一是趕馬車的車伕。這兩個行業的出現，都是為了順應當時的需要。過去的房屋都是以磚木混合結構為主，建房需要大量的碼釘、梁釘等物，水運的木排和船隻也需要船釘、船錨之類的鐵具，這些東西在國營商店裡並無供應。另外在汽車不多的當時，馬車則是少量運輸的主要運力。

我家對面有家打鐵舖，鐵匠姓周，性格木訥，沉默寡言，是個打了一輩子鐵的老實人。周鐵匠四十歲才得了一個獨生兒子，為了祈其健康成長，周鐵匠給孩子取了個不太雅的小名——阿狗。

周鐵匠夫婦對阿狗極其寶貝，真是含在嘴裡怕化，捧在手裡怕摔，只恨不能上天為他摘星，無法下水為其攬月。嬌生慣養的阿狗，自幼就聰明伶俐，但也極其頑劣，因受不了學校裡老師的管教，阿狗小學還未畢業就已輟學。對此，周鐵匠夫

婦也不以為意，只要兒子高興，就由着他去。於是等到阿狗十幾歲，他已經是驕橫跋扈得無法管教。

街坊鄰里的大人都不准自家的孩子和阿狗玩，怕給他帶壞了。然而，在家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阿狗，手頭從來就不缺錢花，加之他很大方，時常從與他家一牆之隔的國營糖煙食雜店裡買些煙和食品來與眾人分享。而且他又很會玩，心靈手巧的他，有一次自己設計，用木頭做了一輛自行車在斜坡上溜來溜去，煞是好玩。與阿狗同齡的小青年對他都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哪怕常遭父母打罵，也仍然喜歡和他玩。

阿狗有一個玩伴的哥哥是警察。這玩伴有一天趁着哥哥洗澡，將哥哥的佩槍偷出來炫耀，與阿狗等幾個小青年在雜貨店門口嘻鬧。手槍在眾人手裡傳來傳去，最後傳到一個小青年手裡，他用槍指着阿狗，開玩笑說「打死你」，並抽動了扳機。槍出人意料地響了，阿狗當即被擊倒在地。在送往醫院後，醫生緊急施救，腸子被子彈打斷成幾截的阿狗，得以保住了性命。

在養傷的幾個月時間裡，阿狗着實老實了一陣，周鐵匠也借此機會想讓他收收心，於是在經濟上開始實行管制，不再亂給他錢花。然而，平日裡花慣了錢的阿狗怎會受得了這種約束？每次衝突，都是以周鐵匠的最終屈服而告終。有一天，周鐵匠到公廨解手，阿狗跑到公廨裡找周鐵匠要錢。旁人不明所以，誤以為阿狗是在搶劫，正在氣頭上的周鐵匠也想像兒子一個教訓，遂不作申辯。阿狗在被一些不知詳情的圍觀者一番拳打腳踢之後，被扭送到了派出所。當夜，阿狗舊傷復發，死在了派出所中。

周鐵匠的妻子都快瘋了，幾次拿着菜刀要和周鐵匠拚命，並一度自殺，幸好被搶救了過來。過了一段時間，她也逐漸接受了這個事實，為了延續香火，她和周鐵匠達成了協議，兩人友好離婚。年已花甲的周鐵匠，娶了一個20歲的農村女子，又生了一個兒子。

許多年過去了，每當想起這件事情，總會令我在慨嘆之餘陷入沉思。也許，阿狗是死於自己的任性與頑劣，是冥冥中不可預知的宿命。或者，周鐵匠夫婦對他該有的溺愛，盲目地嬌寵是主要原因。亦或許，這只是時代譁罵的眾多悲劇之一，所以阿狗的生命才會如此的輕如塵煙。



網上圖片